

舒曼撞见耿直和女同事抱在一起

4

悠悠岁月



王宛平 丁丁 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1958年,28岁的志愿军英雄营长耿直邂逅22岁的美丽女医生舒曼,英雄美女一见钟情,耿直为了与资本家的女儿舒曼结婚,忍痛脱掉军装,放弃大好前程;与舒曼结合使耿直人生从此改变,但耿直一直无怨无悔。舒曼对耿直的情感则经历了崇拜、淡漠、尊重到最后的幸福相守。他们从年轻到年老,从相知到相爱,从热恋到婚姻中柴米油盐锅碗瓢盆,以及为人父母直至祖父母,从浪漫激情到温馨柔情到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既浪漫传奇又充满坎坷的五十年婚姻路。

上期回顾

耿直答应收养弃婴,并取名叫牛牛。而没多久,舒曼自己也怀孕了。但因为一次意外,舒曼早产,孩子可能有生命危险。

舒曼觉得结婚后的日子过得飞快,转眼,她就29岁了,和耿直结婚也到了第八个年头。舒曼经常和姐姐舒露一起聊些家长里短,舒露对丈夫小杜是一肚子不满,舒曼对耿直呢?基本是满意的,这点让舒露很不开心。

这天舒曼下班回家,走进自家单元里,看到前面走着个拎行李的女人,从后面看去也是斯斯文文,这女子一手拎个包,走得极为困难,舒曼赶紧搭一把,那女子回头笑:“谢谢你啊。”

这女子是卫生局医政处新来的秘书马丽丽,舒曼不认识。舒曼帮她拎着包,问道:“你不住这里吧?走亲戚呀?”马丽丽笑道:“我住这儿,这里有我们单位的房子。”

舒曼:“哦,你住哪层啊?”说着话就到了舒曼家,马丽丽放下行李笑道:“谢谢你呀,我就住这家。”马丽丽指着耿直家对面的房间,舒曼愣着:“这家不是老谢和小李吗?”

马丽丽:“老谢爱人从外地来,局里分了一套大点的房子,老谢那个房间就分给我了。”舒曼仍怔着:“你是卫生局的?我好像不知道你呀。”马丽丽:“您是?”舒曼:“耿直是我爱人。”

马丽丽立刻热情伸手道:“啊,我早就听同事说耿处长爱人漂亮、气质好,刚才我见你就猜是不是你呢,还真是呀,我叫马丽丽,刚调到卫生局,在办公室当秘书。”舒曼和马丽丽握手,胡乱点头:“哦哦哦——”

舒曼拎包推门进来,家中无人,但闻到味道,舒曼立刻扬声道:“老远就闻到烟味儿了!抽几根了?”立刻就听到抽水声,耿直嚷嚷着:“刚抽一根你就回家,你当过侦察兵吧!那么老远你都能闻着味儿。”舒曼没心思扯这个,站在厕所外说:“哎,对面搬来一个新邻居,你知道吗?”

耿直声音嗡嗡着:“不知道,谁呀?”舒曼:“马丽丽。”耿直拎着裤子推开门:“马丽丽?她搬到咱们家

对面了?我在局里没听她说呀。”舒曼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看耿直:“我也没听你提起过这个马丽丽呀?”

耿直刚要说话,响起了敲门声,耿直逃跑般地冲向房门。耿直打开房门,不禁一愣,马丽丽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站在门外。马丽丽热情道:“耿处长,还没吃饭吧?”耿直惊讶地说:“你这是?”

马丽丽:“我从老家带了点杂面,做了碗面条,煮多了,听说您爱吃面条,您尝尝。”舒曼上前,赶紧推辞:“不好意思,不用不用,我们做饭了。”耿直却凑到马丽丽的面条前,使劲闻了一下:“香!”马丽丽笑道:“那就趁热吃吧!”说着走进房门,把面条放在桌上。

马丽丽和她的陕西面食如鲠在喉,令舒曼很不舒服,但她又不想就这事儿跟耿直闹别扭,那自己也太掉价了。

楚建没事跑到耿直办公室聊天,马丽丽来送局里发的新暖水瓶:“耿处长,这是处里新换的暖水瓶。”耿直:“好好。”马丽丽:“楚处长,您的暖水瓶我放到您办公室了。”楚建点头:“我看见了。”马丽丽笑着出门。

楚建端详着暖水瓶:“这小子,给你暖水瓶都比我那个漂亮,瞧这两朵大红花儿,多鲜艳呀!我说老伙计你还真是有女人缘哟。”耿直:“去去去,小马是同事,胡说八道你也得看对象!”楚建:“你装!半夜三更孤男寡女的,还吃面条!你老婆就没啥想法?”

耿直愣了一下:“我说呢,她昨天晚上回来,一个劲儿地阴阳怪气。她会吃小马的醋?这可能吗?”楚建乐了:“你老婆到底不是仙女还是凡人,还是女人,还是有文化的女人!”耿直愣愣地瞪着楚建:“真会这样?”楚建:“我要是你,就戒了那面条,别为碗面条把老婆惹急了!”

话说舒曼刚到医院就碰到石菲菲在吃馄饨,吃一口,赞道:“菲菲,

你这菜肉馄饨越做味道越地道了嘛!跟谁学的?”石菲菲:“自己琢磨的呗。”舒曼再吃一个,忽然抬头:“唉,耿直晚上没吃饭,胃疼,我给他拿回去吃行吗?”石菲菲一笑:“行,我替你顶一会儿。”舒曼抓起饭盒就跑,石菲菲笑道:“都结婚七八年了,怎么还像谈恋爱啊,这么惦记!”

舒曼拎着馄饨推开门,正看见耿直抱着马丽丽,耿直吓得一哆嗦,猛地推开马丽丽。舒曼拎着饭盒呆立在门前,傻了。马丽丽转过脸,吓得赶紧抹把脸,想说也不知道说什么,低下头,悄然离去。

舒曼转身就走,耿直赶紧过去堵住门:“你不能走,你得听我说。”舒曼不理耿直,硬走,耿直把着门,舒曼走不出去,就推耿直,耿直不动,猛推耿直仍然不动,推得狠了,碰到耿直的胃,耿直“哎哟”一声,弯下腰去,捂住胃,舒曼怔了一下,本能地要去扶耿直,耿直却急得屁股抵门,声音嘶哑着:“老婆,你男人胃要穿孔了,你还闹啊?你就不能听我说句话吗?”舒曼冷笑不语,耿直:“你别冷笑,你说话。”舒曼继续冷笑不语,耿直:“好好——你冷笑你不说话,你不说你听我说,小马,马丽丽,她要搬走了,她知道我胃疼,送我一碗面片汤,我腰闪了一下,她就换着我,后来你就进来了。”

舒曼依旧冷冷的:“你让开!”耿直欣喜:“你可开口了,我的娘唉,我就怕你不说话。”舒曼声音很轻:“这事儿你怎么说我心里都不舒服,我不舒服,你也不会舒服,你还是让我出去,看到你虚伪的脸,我就恶心。”耿直无言以对,二人对视。耿直终于松开手,舒曼快步走出房门,继而用力把门关上。耿直身子一软,无力地坐到地上。呆了一会,胃疼就回床上去躺着,沉沉睡去。

耿直没有找到马丽丽,冲进楚

建办公室:“马丽丽呢?怎么到处找不到她?”楚建:“她请假回陕西了。”耿直愣愣地盯着楚建:“好好的,怎么突然要回去?”

楚建拿起一个信封,递给耿直:“这恐怕要你来讲诉我了!”耿直急切地拆开信封,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。信中写着:“敬爱的耿处长,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,给你添麻烦了,真对不起!不要恨我,我不是个坏女人……”

耿直神情黯然地回到家,舒曼从厨房走出,同样神情冷漠:“我还要值夜班,你自己吃饭吧!”耿直点点头,想说点什么,嘴动了动,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耿直突然闻到什么味道,转身冲进厨房,继而端着一大碗面条冲出来。耿直欣喜地说:“老婆,这是你做的?”舒曼打开房门正要离开,停步,依旧冷冷的:“跟薛宝钗学的,也不知道能不能留住你的胃。”耿直端着碗吃了一大口,连连点头,满脸是笑:“能!能!能留一辈子!”舒曼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:“她走了?”

耿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:“走了。”舒曼叹了口气:“你为什么最后倒霉的总是女人?”

1966年,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文化大革命像洪流一样,把每个人都卷了进来,舒曼也焕发革命青春,戴上了红袖标,准备革命。耿直一眼看见舒曼的红袖标,皱起眉头:“你怎么戴这个?”

舒曼兴奋:“我参加造反派了!我们组织这几天要在北京各大医院搞大串联,晚上不回来了,你在家看好孩子啊,我走啦!”

耿直赶紧拦住:“等等……我提醒你一句,现在运动刚开始,还有好多事情看不清,你现在政治上又简单幼稚……”

第二天耿直领着两个孩子送到奶奶家去,再去找一夜没回来的舒曼。

项目消息刚透露就有人找黄一平说情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谙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上期回顾

在廖志国给黄一平和江大伟谈了筹建“鲲鹏馆”的项目后,江大伟十分震惊,因为这个项目花费太大了。他表面上一个劲地夸这个项目好,但回头却把主要任务都交给了黄一平,黄一平有苦说不出。

利用廖志国出国的机会,黄一平做了一件大事:“鲲鹏馆”的吹风、预热。黄一平吹风、预热计划的核心,便是充分利用好舆论工具。如同同新闻媒体打交道,黄一平深有心得。

“鲲鹏馆”项目经过一番吹风、预热,又有廖志国的调研、视察作呼应,很快在阳城引起关注,社会反响相当热烈。民间舆论发动起来了,市级机关马上跟进。为此,除了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外,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的两场报告会,效果也很显著。

黄一平突然成了大忙人!这种局面本在预料当中,却又比预期的来得更早、更猛些。

星期天,廖志国照例回了老家阳江。下午,汪若虹陪小萌在房间做作业,黄一平独自在客厅看电视。手边的电话响了,是文化局长孙健的声音:“黄老弟啊,忙吗?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公务,我想邀请你们全家聚一聚,两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顿便饭了,不知赏光否?”

有空没空自己当然十分清楚,可黄一平还是故意犹豫了一下,说:“本来有两个应酬,全部给推了。不图别的,就想清静半天。这样吧,既然你老哥相邀,我征求一下你弟妹们的意见。”说着,举着电话进到房间征求母女两人的意见,得到积极响应,马上回复孙健说:“那好吧,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晚上,两家人如约在城郊一家高档酒店燕翅馆落了座。由于两家大人小孩都熟悉,彼此也没有那么多礼数,菜式、烟酒、饮料等悉数随意,气氛非常轻松自然。三杯茅台下了肚,孙健借着点酒劲儿,果然就来了个图穷匕首见——他想在“鲲鹏馆”筹建办谋个职务,最好是常务。

“老弟你也知道,文化局说起来重要,其实是个冷板凳,哥哥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有六七年了,如果再不找个机会挪挪,恐怕只能终老此职了。

这么多年来,我的情况你也知道,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现在,如果能够利用这个项目在廖市长那儿讨个公道,也许还有点翻身的机会。再说,这个场馆本身就是文化项目,我参与进来名正言顺啊。”孙健说得情真意切。

说起黄一平与孙健,确实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。想当年,黄一平由阳城五中借调市教育局,市府办前来招考秘书,正是时市府办副主任的孙健负责经办。黄一平人选,孙健的良好观感便起了很大作用。及至后来来到市府当了秘书,孙健对他也多有关照,时常在业务上详加指导,人际关系等敏感问题也偶有点拨。现在,孙健提出这样的要求,黄一平虽然无权决定,但也不好断然拒绝帮忙。当然,黄一平心里清楚,廖志国亲自决策的这个“鲲鹏馆”,孙健图谋筹建指挥部常务副职,断非一般的角色,绝对应当是廖市长信得过的红人。这件事,他一个秘书又哪里敢轻易点头?

“这事你放心,我一定尽最大努力,但能否做成我不敢保证。不过,我相信一句话: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,你孙兄为人善良,也应该峰回路转、有好报应的!”黄一平出言得体,也很诚恳。

驻京办主任徐晓凡专程从北京打了“飞的”回来,半夜三更敲响黄一平家门铃。来者孤身一人,手捧偌大一只纸箱,落座时已是气喘吁吁,浑身热气腾腾。

“专供国宴用的茅台酒、中华烟,东西不多,关键全是真货。”徐晓凡指指脚下的箱子说。黄一平赶紧拉他靠近空调,拧了热毛巾擦汗,又从冰箱里取了西瓜出来,说:“这么晚来,一定有重要事情。”

徐晓凡稍稍定了神,说:“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,半夜三更敲门打扰,是有点小事托你帮忙。”徐晓凡说的小事,也是关于“鲲鹏馆”项目——希望

从北京调回阳城,参与此项目的筹建。

“黄大哥啊,虽然我远在北京,可最近一直在关注廖市长上任后的动作,今天上午才得到确切消息。我想,这么大的工程肯定是市府一号,我本身就是学的建筑,应该可以回来做些出力流汗、跑前忙后的事情。这件事,你得帮忙!”

徐晓凡找黄一平帮忙,也有一个相当充足的理由——两人同为N大的校友,分别兼任阳城校友会正副秘书长,平时接触本就频繁。去年底,黄一平落难党校时,因为不堪忍受那里的冷淡与压抑氛围,曾经找到徐晓凡说是商量对策,其实是希望到他老爹的双仁集团谋个饭碗。徐晓凡相当够意思,二话没说马上就给老爹打了电话,当场就许下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,基础年薪三十万元,外加年终分红,配备帕萨特专车一辆。事后,黄一平经过再三权衡,又有汪若虹的坚决反对,虽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,可对徐氏父子的慷慨还是心存感激。这份雪中送炭之情,岂有忘记与不还之理!

黄一平在首都国际机场遇到郎杰克,纯属巧合。市长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有个表妹在美国定居了,专门偕美国丈夫、婆婆以及刚刚出生的儿子回来省亲,第一站落脚北京,准备在京城游玩两天。黄一平陪苏婧婧赶到北京来接待。

出机场时,黄一平差点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,正待说声抱歉,却被那人一把攥住。黄一平没有认出郎杰克,对方却一眼就认出了他,并且大声疾呼:“黄大头!”这一嗓子,让黄一平大吃一惊:“屎克郎!原来是你!”

屎克郎原名郎进财,当年在N大历史系读书时,其大名之土气,几乎成为大家取之不竭的笑料。郎进财自恃英语不错,专门喜欢往留学生堆里扎,说话时大多夹些半生不熟的英语单词,又给自己取了个杰克郎的外国

名字,因此得名屎克郎。大三那年,他干脆把本名改成了郎杰克。

这家伙,当年瘦得像根筷子,如今十几年不见,忽然如发酵面团般成了一只水桶。大背头,金丝镜,鹅黄T恤,纯白西式吊带裤,咖啡色皮鞋,不用看商标就知道浑身都是名牌,而且一定是国际名牌。

“这位是——”郎杰克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旁边笑意吟吟的苏婧婧。黄一平马上将彼此作了介绍。这一介绍,郎杰克的眼睛倏忽闪亮起来,当即让随行人员递上名片,说:“哦,是苏姐,难怪这么有气质,原来是令人敬仰的艺术家,难怪老远一看就有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哦,对了苏姐,我这么喊你不介意吧?欢迎您来咱北京做客!”

黄一平看了郎杰克的名片,上面印着“北京天地文化传媒公司总裁”,心里好笑:这北京城真是不简单,十几年工夫就把一个穷酸小子炼成人精了,还狗屁总裁呢。

送走了苏婧婧,黄一平提出到郎杰克公司参观。郎杰克犹豫了一下,说:“你这种级别的市长秘书,什么样的大公司没见过?我那公司,名气虽大,不见也罢。这样吧,明天我专门邀请苏婧婧到公司看看,到时你正好一起去,今天咱们就不到公司看了,否则我一进去就会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缠住,话也说不成。不如我们找个僻静地方,好好聊聊。”黄一平说:“客随主便,你说了算。”

郎杰克想了想,先打了一个电话,似是吩咐什么人准备茶水之类,而后拉着黄一平出了酒店,打了一辆出租,三绕两绕来到一个胡同口下车,又拐弯抹角步行一段,这才在一处四合院门口停住。

门铃响了几声,里面有出来开门。原以为会是保姆、门房之类,没想到竟是一位妙龄女子。乍一见面前的女孩,黄一平眼不错珠,脚不移步,定住了。